

Title	現代漢語”疑問代詞+也/都…”格式的句法語意分析
Author(s)	杉村, 博文
Citation	大阪外國語大學學報. 76(1-2) p.103-p.110
Issue Date	1988-11-30
oaire:version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81200
rights	
Note	

Osaka University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Osaka University

现代汉语“疑问代词+也/都…”格式的句法语意分析

杉 村 博 文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s +
ye/dou…” Construc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rofumi SUGIMURA

提要 「他と同様に」を表す副詞“也”の前に置かれた疑問代名詞句には、これまで「周遍性（全体指示）」という意味解釈がさして疑われることもなく適用されてきた。しかしながらこの解釈では“×誰也来了（誰も来た）”の如き簡単至極な文の不成立さえも説明困難なのである。この問題を解くには“也”の前に置かれた疑問代名詞句に対し「周遍性」ではなく、正にその逆の「偏指性（偏向指示）」という意味解釈が適用されねばならない。従来なされてきた「周遍性」という意味解釈は“疑問代詞+也…”という構文の「効果としての意味（全体指示）」を「本来の意味（偏向指示）」と取り違えているのである。本稿はこの認識を中心に据え、現代漢語の“疑問代詞+也/都…”構文に関わるいくつかの問題に対し従来とは違った角度からの分析を試みる。

0: 本文主要讨论下面三个例句所反映出来的对立情况:⁽¹⁾

(A) ×谁也来了。

(B) 谁也没来。

(C) 这不怪你们，发生这样意想不到的事情，谁也会这样做的。（宗岱：深渊）

很显然，这里存在着两种对立，即：

[1] (A)不能成立；(B)可以成立。

[2] (A)不能成立；(C)可以成立。

关于第一点虽然已有不少语法论著都谈到过，但只是把事实指出来，并没有进行分析说明(A)为什么不能成立。至于第二点，据我们所知似乎还没有人谈到过。这两种对立当然不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我们要把它们看成是有内在联系的两种对立。

为节省篇幅，行文中采用Q代表疑问代词或由疑问代词组成的所谓“周遍性主语”，P代表谓语，P(肯)代表肯定式谓语，P(否)代表否定式谓语。

1: 中川正之1982指出:“×谁也来了”这个句子不能说,要把副词“也”换成“都”(即改成“谁都来了”)才是合法的句子。

陆俭明1986指出:在“Q+也/都+P”这个格式里“如果谓语由形容词性成份充任,肯定句里只能用‘都’,不能用‘也’。”例如:

×谁也很勇敢 :谁都很勇敢

×什么菜也很便宜:什么菜都很便宜

如果我们象以往所说的那样认为在“Q+也+P”这种格式里,Q表示周遍意义[=在所涉及的范围内没有例外(朱德熙1982)]或任指意义[=指范围内的任何一个、任何一种,强调没有例外(陆俭明1986)],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从逻辑上解释“Q+也+P(肯)”不能成立的原因。譬如,苏培成1984说:

“都”和“也”的语法意义不同,“都”表示总括,“也”表示类同。表任指的疑问代词后边用“都”还是用“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说话角度。“谁都……”表示张三、李四全都如何,“谁也……”表示张三如何李四同样也如何。照这样看来,不管是肯定式还是否定式,后面既可以用“都”,也可以用“也”。

可见,“×谁也来了”“×什么菜也很便宜”这种格式虽然不符合汉语语法,但从逻辑上讲还是讲得通的。因此我们如果不愿意把这种现象看做是“习惯”问题,那么就要怀疑“Q+也+P”表示周遍意义(或任指意义)这一说法。比较下面三对句子:

一个人也没来: 谁也没来:连火车也没坐过 [P=否定式]

×一个人也来了: ×谁也来了:连飞机也坐过 [P=肯定式]

“来一个人”、“坐过火车”均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个人也没来”、“连火车也没坐过”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强调格式,是因为它们表示“连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或没有发生过)”的意思。由此类推,如果我们认为放在“也”字前头的疑问代词表示的不是周遍意义,而是“偏指意义”,即认为“Q代表最有可能P(或最应该P)的那一个”的话,就可以比较圆满地说明为什么不能说“×谁也来了”、“×什么菜也很便宜”等等,因为这类句子都要成为“说了等于没说”的废话。试比较:

×谁也来了。 → 连最有可能来的人也来了。

谁也没来。 → 连最有可能来的人也没来。

×什么菜也很便宜。→ 连最应该便宜的菜也很便宜。

什么菜也不便宜。→ 连最应该便宜的菜也不便宜。

“Q+也+P”是疑问代词借助“也”的“类同意义”表示一种“极端情况”的格式。通过“类同性”表示“极端情况”可以有以下两种情况:

[1] 连最有可能P的那一个也P(否);

[2] 连最不可能P的那一个也P(肯);

然而实际上,“Q+也+P”只能用于前一种意义,不能用于后一种意义。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认为把“Q + 也 + P(肯)”不能成立的原因归结为“习惯”也未尝不可。

从表面上看,似乎出现在“也”字前头的疑问代词本身就具有表示周遍意义的功能,但这实际上就是“提示极端情况,余者皆由此类推”的效果而已。疑问代词本身仍旧只能指称“在所涉及的范围内最有可能P(或最应该P)的那一个”。我们不能把一个格式的“本来意义”和这个格式通过它的本来意义表达出来的“效果意义”等同起来,更不能把由两个成份相互配合表达出来的语法意义归到其中一个成份身上去。再者,“也”字的“类同意义”也不可能让自己出现在周遍性主语后头。因为周遍性和类同性这两种概念是不可能一先一后地共现在同一层语义平面上的。先用周遍性主语指称范围内全体成员强调没有例外,而后用分举性副词标举范围内一部分成员主张类同,岂不矛盾也哉!量词重叠式后头只能用“都”,不能用“也”的原因就在这里。比较:

间间屋子都扫得很干净。: ×间间屋子也扫得很干净。

个个句子都造得很正确。: ×个个句子也造得很正确。

我们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连…也/都…”格式。“连…也/都…”是通过“类同”意义表示极端情况的另一种格式。不过因为在这种格式里,出现在“连”字后头的成份既可以是“最有可能P(或最应该P)的那一个”,又可以是“最不可能P(或最不应该P)的那一个”,因此谓语在肯定或否定方面也就有两种可能。譬如,“连校长也来了[P = 肯定式]”,这个“校长”是“最不可能来的人”;“连校长也没来[P = 否定式]”,这个“校长”则是“最有可能来的人”。

2: 在讨论(A)和(C)之间的对立(我们不能说“×谁也来了”,却可以说“这不怪你们,发生这样意想不到的事情,谁也会这样做的。”)之前,我们先对“否定句里‘也’比‘都’占优势[朱德熙1982, p.93]”这一现象做一些分析。⁽²⁾

如果我们把“Q + 也/都 + P”表达的意思分成两类,即:

[1] 报告个别的、叙事性情况;

[2] 说明一般的、推论性情况;

那么Q的语法意义也就可以随P为转移分成两类,即:

[1] 整个句子报告个别的、叙事性情况时, Q的指称对象通常是封闭类(closed class), 并且常在Q前面做为Q的先行成份(antecedent)来出现, 如下面例(1)(2):

(1) 说来说去, 两个人谁也不肯服软。我只好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张卫华, 张策: 责任地段)

(2) 两位老人谁都没有认真对待女儿的这句话。……他们不久就会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了。(出处失记)

[2] 整个句子说明一般的、推论性情况时, Q的指称对象总是开放类(open class), 不可能把他们穷尽地列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句子的假设性相对较强, 因此比前一种情况更容易地在Q前面加上“无论”“不管”之类表示“不讲条件”的连词, 使整个句子变成条件复句, 如下面例(3)(4):⁽³⁾

(3) 又如蒋子龙《拜年》里有这么个句子:“初一饺子,初二面。”假如把“初一饺子”单独抽出来,大概**谁也不能准确地领会这句话的含义**。(徐静菡:汉语的“意会”特点与汉人的思维习惯)

(4) 不乐意当官,似乎是常人眼里的美德,大概**谁都不会称赞一心钻营往上爬的人**。(张笑天:没画句号的故事)

我们先分析一下后一种情况。

同报告个别的、叙事性情况的“Q+也/都+P(否)”相比,说明一般的、推论性情况的“Q+也/都+P(否)”纯粹是一种表示强调、夸张的格式。在这种情况下,Q根本就没有具体的指称对象。那么“Q+也+P(否)”和“Q+都+P(否)”这两种格式,谁更适合表示强调、夸张呢?我们在上文曾指出过:“Q+也+P(否)”里的Q是偏指性的,而不是周遍性的,整个格式表示“连最有可能P(或最应该P)的那一个也不/没有P”的意思。这种偏指意义跟“Q+都+P(否)”表示的总括意义比较起来,前者显然更适合于表示强调、夸张。这一点虽然没有绝对客观的验证方法,但是中国人的语感和统计所得出的数字都支持这个论断。⁽⁴⁾像例(4)那样,说明一般的、推论性情况的句子里用“都”是十分罕见的。以上分析的是否定句的情况。如果P为肯定式,Q后面仍然是只能用“都”,不能用“也”。例如:

(5) 刘邦不善于打仗却长于用人,打下了大汉朝的一统天下,**谁都得承认汉朝是刘邦创立的,而不是韩信等人创立的**。(李民发:马班长的闲话)

(6) 老姐姐,我问你,到了公园谁不喜爱各式各样的花儿?要是兴搞回家来,我看**谁都想摘两朵**。(李惠薪:人之初)

不过下面我们将要看到,正是在像例(5)(6)这样的语言环境里才有可能出现Q后面接上“也”而P为肯定式的格式,即“Q+也+P(肯)”。

“Q+也/都+P(否)”报告个别的、叙事性情况时,“也”占优势呢,还是“都”占优势呢,还是二者不相上下呢?这需要做一个比较细致的统计工作才能下最后结论,不过根据我们初步调查,仍然是“也”比“都”占优势,而且占绝对优势。⁽⁵⁾例如:

(7)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十分尴尬地结束了。一直到他们走到目的地,**谁也没有勇气重新打破这样难堪的局面**。(金涛:断层)

(8) 郭子鹤刚迈到门口,李茂便拄着拐棍赶过来。他们对视片刻,**谁也没有张口**。但是瞧那神情,却象谁都有千言万语要朝对方讲,只是一时不知先从哪儿下口。(单学鹏:在转折的道路上)

(9) **三个人都站在那里,谁也不再说什么**。(韩翰:同窗)

(10) **她们两个人谁也不爱洗碗**。碗橱里如果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她们谁也想不起来洗碗。(张洁:方舟)

报告个别的、叙事性情况时,否定句里选用“都”限制比较多,但这并不是说绝对不可能。请看下面的例句:

(11) 韩峰对这五个人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思索这五个人能否为霍玉杰拍摄所谓陆钦越“家庭舞会”照片, 能否为霍玉杰制造所谓陆钦越与某女士幽会的录音。分析的结果是, 都不可能。因为这五个人谁都不会摄影, 更不会搞广播剧, 在他们的关系网中, 也没有搞摄影和搞广播剧的人材。

那么霍玉杰自己能不能办这种事呢?

写匿名信, 霍玉杰自己能起草, 写完找个心腹抄写, 谁也不会从字迹上看出是他写的。拍所谓陆钦越家庭舞会照片, 他行吗? 不行, 他不会照像。(宁宣成: 织黑网的人)

例(11)非常说明问题。“这五个人谁都不会摄影, 更不会搞广播剧”里的“谁”有先行成份“这五个人”, “谁”后面的“都”无疑就是用来总括这个先行成份的; “谁也不会从字迹上看出是他写的”里的“谁”则泛无所指, 没有具体的总括对象, 整个格式也只能看成是用来表示强调、夸张的格式。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是不能用“都”的。比较:

(12) 我们认为完整的(即没有省略部分的)语言格式所表示的意念并不一定都是自足的, 最明显的是第三人称代词, 譬如光说“他不去”, 我们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可是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朱德熙: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

(13) 全组十个人, 干起活来谁都不甘落后。(转引自《现代汉语八百词》)

例(12)里的“谁”泛无所指, 总括意味不强, 后面就用了“也”; 例(13)里的“谁”则有具体的指称对象, 总括意味很强, 后面就用了“都”。上面这些例子清楚地说明: 尽管在否定句里, 如果句子的总括意味比较强, Q的指称对象又是容易总括的封闭类, 仍然可以用“都”。

3: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文章开头指出的(A)和(C)之间的对立关系, 即(A)“×谁也来了”不能成立, 而(C)“这不怪你们, 发生这样意想不到的事情, 谁也会这样做的”可以成立。因为(A)和(C)里的谓语都是肯定式, 因此我们在上面就(A)和(B) (“谁也没来”)之间的对立所做的分析在这里已经不能适用了。(A)和(B)之间的对立是肯定式和否定式之间的对立。那么, (A)和(C)之间的对立又是什么性质的对立呢? 为了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先把搜集到的“Q+也+P(肯)”的例句再举出一些来:

(14) 小燕的问话中含有一种不满意的成份, 好像她喜欢的人谁也应该知道。(石英: 同在蓝天下)

(15) 过年嘛, 谁也乐意听个吉利话。(梁世宁: 三个女人的遭遇)

(16) 上学的问题也并不存在, 有钱谁也可以进学堂, 临时进学堂也来得及。(王蒙: 活动变人形)

(17) “五百名”“一千名”指的是什么? 当然谁也知道是指的学员, 可是文章里不能不点明。(吕叔湘、叶圣陶: 文章评改)

(18) 一辆“上海”开走了。一辆“华沙”开进来了。部里也有这么一辆“华沙”, 跑起来

颇得真厉害。车门也象关不严似的，**谁也怕碰上它。**(谶容: 独自怎生得黑)

(19) 上村里找去，不能走，爬！下了决心，他开始向南爬去。**谁也会想到他往前爬是怎样地不容易！**(刘流: 烈火金刚)

(20) 放心吧素华，解放了北平，不仅是干姐姐，**谁的姐姐也能找到。**(林晔: 古城春色)

(21) 一般说来，草木生长先开花，后结果，这是规律；人们办事，先有“因”，而后有“果”，此乃常识。然而**啥事也有例外**，比如人们对小赵的看法就是一个。不信，你瞧。
(张云: 因与果)

(22) 反正人一坏了良心，就**什么事也能做得出来。**(王东满: 在高高的宾馆下)

(23) 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什么困难也能克服。**(转引自《现代汉语八百词》)

很显然，这些句子都是说明一般的、推论性情况的。由此可见，(A)和(C)之间的对立是: 个别的叙事性情况和一般的推论性情况之间的对立。⁽⁶⁾

上面这些句子是应该用来推翻“Q+也+P(否)”表示偏指意义这种主张呢，还是应该用来支持这一主张呢？在“Q+也/都+P”这种格式里，如果P为肯定式，只能用“都”不能用“也”，这是现代汉语相当严格的一条规律。我们认为上面所举例(15)–(23)均可看成是不合常规的格式。以下两点足以说明这一点：

[1] “Q+也+P(肯)”的实际用例很少；

[2] 很少的实际用例又总显得不很自然，不如说成“Q+都+P(肯)”自然、通顺。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例(14)~(23)用上了“也”的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我们说“Q+也+P(否)”表示偏指意义，即Q代表“最有可能P(或最应该P)的那一个”，但是Q的这种偏指性并不是它所固有的语义特征。Q的偏指性是借助“也”的“类同”意义才表现出来的。正因为Q本身没有偏指意义，所以我们就不能在它前头加上介词“连”或连词“就是”来造成“连/就是+Q+也+P(否)”这种格式。⁽⁷⁾ 例如：

连校长也没有来。→×**连谁**也没有来。

就是三岁孩子也不会干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就是谁**也不会干这种莫名其妙的事！

“连”和“就是”都要求紧跟在它后头的词语本身就带有偏指性(或“极端性”)。

Q的偏指性可强可弱。如果谓语说的是个别的、叙事性情况，那么Q的偏指性就会相对较强，而假设性相对较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Q可以有其具体的指称对象；如果谓语说的是一般的、推论性情况，那么Q的偏指性就会相对较弱，而假设性相对较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Q很难有其具体的指称对象。我们在上文曾说过，在后一种情况下往往比前一种情况更容易地在Q前面加上“无论”“不管”之类表示“不讲条件”的连词。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看成是在后一种情况下Q的偏指性较弱而假设性较强所导致的结果。Q的偏指性[=表示在某范围内最有可能P(或最应该P)的那一个]相对强弱，向任指性[=不管有可能P还是不可能P，表示在某范围内可能P的任何一个]靠拢了，Q跟谓语的选择关系(即Q要求否定式谓语跟它相配)也就有可能变得不那么严格，结果即使在“也”后面接上肯定式谓语，也不至于严重违反汉语语法的步。这就给“Q+也+P(肯)”提供了使它

能够成立的条件。试比较:

(24-a) ×谁也吃了生鱼片: ×谁也骂了他几句

(24-b) ?谁也能吃生鱼片: ?谁也想骂他几句

虽然例(24-b)不是完全合法的格式,但是将(24-a)同(24-b)相比,(24-b)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已经远远超过了(24-a)。(8)

第二,我们在上面讨论“Q+也/都+P(否)”这一格式的时候曾指出过:如果Q没有具体的总括对象而整个句子又单纯表示强调、夸张的话,通常用“也”,很少用“都”。上面所举例(14)——(23)正是这种单纯表示强调、夸张的句子。我们认为这就给“Q+也+P(肯)”准备了其出现的动机。

4: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初步结论是:“Q+也+P(肯)”是一种不合常规的、比较特殊的格式,它的出现是上面所指出的条件和动机相辅相成的结果。

注

(1)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

[1] 为了慎重起见,在下面的讨论里我们暂不讨论“也”字或“都”字前头是介词结构的格式(如例a, b, c, d)和含有Q和“也”的复句格式(如例e, f):

(a) 那对什么都不肯屈服的野性,哪里去了呢?(张洁:沉重的翅膀)

(b) 凌海对谁也是一股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劲儿。(柯云路:夜与昼)

(c) 在这辆汽车里,他觉着比在哪儿都自在,甚至比在家里。(张洁:沉重的翅膀)

(d) 要说本事,没人能和你比,能写会算,你比谁也强。(柯云路:新星)

(e) 那不新鲜,谁家孩子念书也得交杂费。(侯宝林)

(f) 谁见了也会相信,她是一个性格文静温柔的少女。(宗岱:深渊)

[2] 下面两个例子虽然从形式上看是肯定句,但是从语义上说是否定句,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暂且把它作为“Q+也+P(否)”来看待,而不把它看成是肯定句。

(g) 谁也很难看到他身上,有什么劳顿或是忙乱的表征,仿佛他身上安着个缓冲器。(张洁:沉重的翅膀)

(h) 常常是这样:晚上,三个孤身的女人,坐在那盏落地灯的暗影里;旁边,晚餐后的桌子上堆着一堆因为心绪不佳,谁也懒得去洗的碗盏。(张洁:方舟)

(2) M.C.Paris1979说:“Both ye (也) and dou (都) enter in constrution with indefinite quantifiers.”这个观察虽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把“也”和“都”同等看待、相提并论的说法。下边是M.C.Paris 1979举的例句。

谁也/都知道哥伦布发现了美洲。

(3) 例(3)(4)都可以在“谁”前加“无论”。例(5)虽然也可以加“无论”,但是象例(5)这样纯粹口语化的句子一般不用连词,用了就显得不伦不类,因此例(5)修辞上不能要“无论”。

(4) 参看朱德熙1982,苏培成1984。

(5) 参看苏培成1984。做这种统计时,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

谁也没来 : — : 一个人也没来

谁都没来 : 都没来 : 他们都没来

“谁都没来”里的“谁”可以略去不说,而句子的基本意思不变。因此我们认为,做统计时应该把省略了Q的格式也算进去。下面

的例句虽然不是报告个别的叙事性情况的，但是可以作为一个省略了Q的格式来做参考：

甲：就那么说，过去有很多很多象这样的鬼故事。有人就信这一套。

乙：就信以为实啦？

甲：可是谁也没看见过，可[]都信。

乙：谁看见过鬼呀？（侯宝林）

还有一点，如果我们想要把统计工作做得更周密一些，就应该对每一个疑问代词分别进行统计。我们模模糊糊地有一点印象，好象每个疑问代词的情况都有些不一样。譬如在张洁《沉重的翅膀》这部长篇小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全书265,000字），“什么+都+P(否)”共有11例，而“谁+都+P(否)”却只有一例。

(6) 下面三个例子比较特殊。这些句子都是说的句中出现的两个人互相如何。根据我们初步调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式谓语前头用“也”有比较大的可接受性。

(i) 他说朝鲜话，我说中国话，谁也不懂谁的话，可是谁也能体会谁的意思。（朱德熙：语法讲义）

(j) 好！老大不小的了，早点儿出了阁，有个知疼着热的人照应才好。秋子可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好脾气，好秉性，可是个好小子！你们谁也知道谁，这有多好。（梁世宁：三个女人的遭遇）

(k) 在旧社会里，你给刘老五赶骡子，我给刘老五种地，咱们都是长工，谁也知道谁家有几斗米！（赵树理：三里湾）

比较：

(l) 公用的秘密；公用的喜、怒、哀、乐；谁都可以干涉谁一下。（张洁：沉重的翅膀）

例(1)里的“谁”没有具体的先行成份，是典型的任指用法，跟(i)——(k)里的“谁”不一样。如果把句中“都”换成“也”，这个句子就变得很不自然。

(7) 参看宋玉柱1981。

(8) 这个例子是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给我们提供的。

主要参考文献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北京。

陆俭明1986：周遍性主语句及其它，《中国语文》1986.3。

马真1982：说“也”，《中国语文》1982.4。

苏培成1984：有关副词“都”的两个问题，《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龚千炎1983：论几种表示强调的固定格式，《语法研究与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吕叔湘等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北京。

宋玉柱1981：“把”字句、“对”字句、“连”字句的比较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川正之1982：Modality——论与日语“mo”相对应的汉语单音节副词，《讲座日本语学》11，明治书院，东京。

Marie-Claude PARIS1979：Some aspects of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the LIAN…YE/DOU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1979.3。